

# 玄奘西行與佛教發展

／荷安

## 一、前言

玄奘大師，俗姓陳，名禪，隋仁壽二年（602）生於河南偃師縣。年少的玄奘（傳記載於十三歲，隋煬帝大業十年）便對佛教有著濃厚的情感，並對佛理有不凡的悟性。其後，玄奘遠游求師，深造問學，奠定了良好的佛學基礎。年二十八時，已成佛教界的後起之秀。當時佛門龍象的法常、僧辯兩大法師，便曾稱許玄奘：“釋門千里之駒”。

## 二、唐初的佛教發展

### （一）佛教經典釋義迥異、真偽難分

玄奘學佛的時代是在唐初，當時的佛教環境，歷經北魏、北周的兩次廢佛後，許多的經典已然散失，必須詢訪舊志，廣求經籍，才能瞭通一二。且國家在隋代統一後，原來南、北不相流通的經典，如今因為國家的統一而匯集，在這許多因緣際會下，編纂佛經目錄，就成為當代佛教學者的當務之急。

儘管在歷史上，隋代的國祚並不長，但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，不論是宗派的形成、佛教觀念的發展、譯經、藏經的形成，以及佛經目錄學等方面，隋代的地位是不可抹滅的；然而，在當時，佛經目錄雖然收錄廣博，但卻真偽難分、玉瓦雜揉。其次，佛教經歷北朝二次廢佛後，經典散失亡佚的情形尤為嚴重，須要廣求民間收藏的殘書，以免散失，經錄製作的要求，就廣求博綜，而不重真偽，箇中缺失，是個愈到後期，愈難遮掩的事實。

年輕的玄奘深感國內佛教經典體系太亂，過去翻譯的佛經，往往有失原意，不是過於直譯，就是過於意譯。他在佛學上的造詣愈深，疑問也就愈多。在唐高祖武德年間，玄奘遍遊關內、蜀中、江漢、河北，拜師訪友，所到之處質疑問難，對於經典上若干疑義不能滿足，於是乃決定發憤，前往天竺求法。

玄奘此行，可說對中國佛教的發展，帶來深遠的影響。在南北朝時，西域高僧紛紛東來，宣揚佛法於中土。這時佛教是以「西域為根幹，東夏為枝葉」。然而，到了唐朝，西域高僧東來者漸少，而中土高僧前往西域和印度求法者大增；這時中土的華夏逐漸取代西域，身居佛教傳繼者的角色，中土佛教徒的地位，大為提高。他們一方面前往天竺北部，向佛教的發源地去求取佛法的印證，一方面又將佛法傳入朝鮮、日本和越南。

### （二）主要宗派發展尚未成形

玄奘大師從出家，到西行的時間為西元 612 至 627 年間，這十六年間是他

受中國佛教學法之薰習期。此時期的佛教，在中國，是屬於接受大乘佛教之初期，主要以般若、中觀一系為主；然而，在唯識學上，認識卻極為薄弱。以故，玄奘去印度後，專門研究唯識學，是有他的宿願的。自從鳩摩羅什（343～413）、僧肇（405～409）、智顛（538～577）、吉藏（549～623）以及更早如道安（313～385）、道生（372～437）等大師級人物，或譯、或著，都已有相當之名望，但他們並未形成「宗派」集團，同時間，華嚴宗尚未成形，禪宗正值後世稱做五祖的弘忍（602～674）的時代，也尚未廣傳南北。

唐朝初年，隋末大亂結束，社會趨於安定，當時佛教盛行，但疑義互歧，說紛紜。玄奘心赴天竺（今印度）取經，以釋其疑。他於貞觀三年（629）潛蹤西行，訪游天竺各地，歷時十七年。貞觀十九年（645）經回到長安，專心從事忠於原典的佛經翻譯事業。

### 三、玄奘之遊學印度

玄奘大師遊學印度，基本上沿著印度先民之殖民路線，與佛教傳播路線，作了一次巡禮。當他離開高昌國，進入天竺國境以後，隨處遇著高僧大德，便停留參學。所學甚廣，包括《俱舍》、《順正理》、《因明》、《聲明》、《經百論》、《廣百論》、《對法》、《顯宗》、《理門》、《眾事分毗婆沙》、《經部毗婆沙》、《薩婆多部辨真》、《發智》、《日胄毗婆沙論》等。如此且行且學，到達那爛陀寺（貞觀七年，633）前，他參學佛法約已有四年。

玄奘在東北印度名寺：那爛陀寺留學了五年（貞觀八至十二年，634-638），學習了最難懂的佛典《瑜珈論》，再鑽研寺中收藏的各類佛學經典，在寺中，他學會了梵文，又通曉印度的多種方言。

在那爛陀寺，除戒賢大師通曉全部經論外，能通解二十部經論的約有一千人，三十部的約有五百人，五十部的約只有十人，玄奘便是十人中的一位，被推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，很受優遇。但是，玄奘並不以此為滿足，為了廣涉佛理，他暫別那爛陀寺，用五年多時間，游訪了整個印度，博采各家論理之長，當他返回那爛陀寺的時候，已經是一位嚮譽全印度的高僧了。

回寺後，玄奘應戒賢三藏之囑，為寺眾講《攝論》、《唯識抉擇論》，並溝通了當時大乘學說中「瑜伽」、「中觀」兩家的論爭，著《會宗論》三千頌，得到戒賢三藏和諸大德的贊許。他又應戒日王的請求，擬折服南印正量部論師般若趨多《破大乘論》的異說，著《制惡見論》一千六百頌。戒日王於曲女城為玄奘建立大會，玄奘所著《會宗》、《制惡見》兩論的論點標宗，沒有一人提出異議。玄奘得到大眾部和上座部佛教徒的一致推崇，而有「大乘天」和「解脫天」的尊稱。

### 四、玄奘西行對佛教的影響

#### （一）中土佛教徒的素質地位提高

##### 1. 佛經的翻譯與人才培養

奘師對於佛教史最明顯的貢獻，在於他在印度所取得之經律論共五百二十篋，六百五十七部；譯出一千三百多卷；訓練中土的翻譯人才，樹立完整之譯場規模；所回之典籍，今日在印度多已散佚，但保存在漢譯藏經中，因此，他為佛教保存了極珍貴之文獻。

回國後的玄奘，在唐王室的支持下，繼續精心研究佛學理論，且廣設論壇，講經論法，收中外弟子數千人，中國培養了不少優秀的佛教學者。而創立了我國佛教一大宗派--法相（唯識）宗。

## 2. 傳播新知

由於玄奘對印度佛學全面通達，所以他所譯經論亦包含一切。他曾有系統、有計劃地進行翻譯工作。從住弘福寺開始，他積極進行翻譯，直到最後遷住玉華宮，譯完《大品般若》，中間經歷十九年，共譯出經論七十五部（除《大唐西域記》不計外），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他還曾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，將中國的《老子》譯成梵文，流傳於迦摩縷波；又以中國流傳的《大乘起信論》傳說撰文出自馬鳴，印度諸僧很想一讀，他也譯唐為梵，傳到印度。有助於中印文化之交流。

玄奘所譯各籍，因為他對梵文的造詣精深，又親自主譯，所以名相的安立，文義的貫練，莫不精確異常，而且矯正舊譯的訛謬，遂在中國譯經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，後人通稱其譯籍為「新譯」，而流傳已久的經籍稱做「舊譯」。另外，從玄奘傳播的學說看來，綱舉目張，充分反映了西元五世紀以後印度佛學的全貌。當時印度那爛陀寺等處的佛學，已顯然分為因明、對法、戒律、中觀和瑜伽等五科。他於因明科譯出《理門》和《入正理論》，樹立了在論議基礎上的佛家邏輯軌範。於對法科，聲聞乘方面，以《俱舍論》為中心，在它以前有根本的「一身六足」和《婆沙》等論，以及其後發展的《順正理》、《顯宗》等論，他都原原本本地傳譯了出來；大乘對法譯出了《集論》和他的注書《雜集論》，顯示對法經不同於瑜伽論的特點，並指示大小對法相通的途徑。於戒律科，譯傳大乘唯一的《瑜伽菩薩戒》，並輯出《受戒羯磨》以為實行的規範。於中觀科，特別譯出護法的《廣百論釋》，以見瑜伽系貫通中觀的成就。於瑜伽科，則「一本（《瑜伽》）十支（《顯揚》、《莊嚴》等）」，差不多全部譯出，而於最後發展的「唯識」說，則編纂了完備的《成唯識論》，以盡其奧蘊。如上所舉，可以說那爛陀寺最盛時期所傳承的佛學精華，基本上已都由玄奘傳譯於中土了。

至於他在講學中闡揚了「理佛性」和「五種姓」之說，這不僅為後來創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據，即其他宗派也有加以採用，在中國佛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

舊譯以真諦（南）和鳩摩羅什（北）為代表，新譯以玄奘和義淨為代表。舊譯者多為外國人，因不通漢語，有的過于調意譯，而失原旨，有的過于調直譯，使中國人難以理解。玄奘既精通梵文，又通漢語，所譯經典既不失原旨，又通順流暢，便于中國人閱讀。

玄奘的著述，除上文說到用梵文寫的《會宗論》三千頌，《制惡見論》一千六百頌而外，還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，造了《三身論》三百頌，但這些都沒有

譯成漢文，因而也未流傳後世。他回國以後，忙於翻譯，無暇撰述，只應太宗的要求，修撰了《大唐西域記》十二卷，還是口授辯機寫成的。另外，向當時朝廷陳事的表啓，現存一卷。至於有關學說，則大都爲其門下各家所記的口義，特別是見於圓測一系新羅學人著述上的占多數。通稱爲法師自作的有《三類境》一頌，載《成唯識論掌中樞要》卷二內，又有《贊彌勒四禮文》，載《法苑珠林》卷十六，另傳法師論《五種不翻》，周敦義《翻譯名義集序》曾見稱引。至後人所傳的《八識規矩頌》，文義都有可疑之處，並非他的手筆。

玄奘門人很多，參加譯業的也大都從他受業。最著名的是神昉、嘉尚、普光、窺基，稱玄門四神足。繼承法系的自然要推窺基。基師俗姓尉遲，十七歲得玄奘指導出家，常侍左右，二十五歲參加譯場，勤於著述，有「百部疏主」之稱。他對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說尤有領會，糅印度解釋唯識十家之說而輯譯爲《成唯識》一論，即是出於他的建議，他所撰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爲後世治此學者所奉的主臬。後爲發揚師說，他創立了「慈恩」一宗。

## (二)佛法傳入朝鮮、日本

### 1. 東傳朝鮮

朝鮮佛教於四世紀後期由中國傳入，隋代三論宗的集大成者，嘉祥吉藏的著述，並陸續流入朝鮮與日本，曾被廣泛研究和翻譯刻板，因而有所影響。

後來，玄奘的著名弟子高僧圓測，名文雅。他原是新羅國王孫，三歲即出家，唐初來到中國，十五歲受學於法常（567～645）和僧辯（568～642）。受戒後，住長安玄法寺。鑽研『毗曇』、『成實』、『俱舍』、『婆沙』等論，及其注疏。在玄奘回長安以前，圓測所學的內容已很豐富，並負盛名。公元六四五年玄奘回到長安後，他從玄奘受學。顯慶三年玄奘徙居新建的西明寺，同時敕選名僧五十人同住，圓測也在其中。他在玄奘門下，與慈恩寺的窺基並駕齊驅。玄奘去世（六六四）以後，他就在西明寺，繼承玄奘弘傳唯識教義（因此，後世唯識著作中稱他爲「西明」）。他的『解深密經疏』大約就在此時寫成。他性好山水，約六六八年，曾往居終南山雲際寺，又在離寺三十餘里的地方，淨修了八年。在地婆訶羅來到長安稍前，他回西明寺講『成唯識論』。

### 2. 傳入日本

中國佛教初傳入朝鮮，再傳入日本，隋唐日本留學生，到中國學習中國文物，其中，有大量日本僧人，他們看到當時的中國朝廷、民間對佛教的擁護，回國之後，也主張日廷對佛教大力推廣發揚，影響範圍之大，猶更甚於中國，在欽明天皇時，聖德太子所制訂十七條憲法中，還定立佛教爲日本國教。

奘門弟子中的日本僧人，又將因明種子帶回本國。而後日本後來居上，不僅至今仍保存部分珍貴的唐疏，而且千餘年來，不斷著述，其中鳳潭的《因明論疏瑞源記》和善珠的《因明大疏明燈抄》保存有大量唐疏的重要論述。

## 五、結語

玄奘大師的成功，除自身的努力外，還離不開他依托的社會文化背景，即繁盛的國家-唐帝國，唐良好的周邊關係，?玄奘西去東歸，提供了便利條件；律令制度下的政府機構和大批政府官員，是玄奘譯場得以迅速建立，組織和經濟得以確保；崇尚文化的社會風氣和開放的宗教政策，培養了一批佛教高深的學問僧，?玄奘的譯場和弘法，儲備了高素質的僧人；而唐太宗個人對玄奘的格外優禮，使玄奘譯經、弘法暢通無阻，順利進行。他得到朝廷的獎勵和幫助，把印度文的佛經，大規模翻譯成中國文字，而且選擇全國才識優越的佛學大師到長安來幫助他工作。

玄奘解決了自隋以來，佛教經典釋義迥異、真偽難分的問題，而玄奘的語言能力，使得所譯經典既不失原旨，又通順流暢，對於佛教在中國的傳布，具有相當的功勞，所傳的弟子復弘法至朝鮮、日本，對佛法的再東傳，亦有相當的貢獻。

